

凯斯特纳

作品典藏

Kaistena

袖珍男孩儿和袖珍小姐



YZLI0890132034



明天出版社

凯斯特纳作品典藏

袖珍男孩儿和袖珍小姐



刘海栖 主编

[德] 埃里希·凯斯特纳 著

刘冬瑜 译



YZLI0890132034



明天出版社

袖珍男孩儿和袖珍小姐 / [德] 凯斯特纳著; 刘冬瑜译.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08.4

(凯斯特纳作品典藏)

ISBN 978-7-5332-5630-2

I. 袖… II. ①凯…②刘…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5924 号



袖珍男孩儿和袖珍小姐 凯斯特纳作品典藏

著者 / [德] 埃里希·凯斯特纳 翻译 / 刘冬瑜

装帧设计 / 春天书装工作室

出版人 / 刘海栖

责任编辑 / 凌艳明 美术编辑 / 于洁

出版发行 / 明天出版社 地址 / 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经销 /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版次 / 2008 年 4 月第 2 版 印次 / 2008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规格 / 150 × 190mm 32 开 印张 / 7.75 千字 / 105

ISBN 978-7-5332-5630-2 定价: 18.00 元

山东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5-2005-021 号

Der Kleine Mann und die kleine Miss

Author: Erich Kästner

Copyright © Atrium Verlag, Zürich 1967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Atrium Verlag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1999, 2007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凯斯特纳作品典藏 ·

中文版前言

[德]汉斯-海诺·埃韦斯^① 著

蔡鸿君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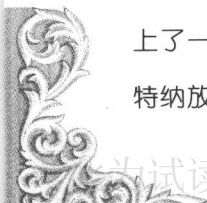
每一个中国孩子都知道德国在什么地方,也知道柏林是德国旧的首都和新的首都。有些孩子也许还知道柏林维尔梅斯多夫区的一伙有名的少年,他们的首领是“教授”和“带着喇叭的古斯塔夫”。他们也许记得这伙少年帮助一个从小城市来的名叫埃米尔·蒂施拜的男孩抓住一个小偷的经过。在火车上,这个小偷偷走了他准备交给住在柏林的外婆的一笔钱。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但是它并非真人真事,这一点可以查对核实。这个故事最早出现在1929年,也就是整整70年前出版的一部儿童小说里。几乎每个德国孩子都知道《埃米尔擒贼记》,不是读过小说,就是听过广播剧或者看过戏剧和电影。1999年还有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假如这部

①汉斯-海诺·埃韦斯 (Prof. Dr. Hans-heino Ewers) 是德国著名儿童文学研究者、日耳曼语言文学和文艺学教授,自1989年起任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该所是德国目前唯一的儿童文学研究所。此文是他应明天出版社的约请特意为该社出版的凯斯特纳8部儿童文学作品写的前言。此次出版收录了凯斯特纳最后一部儿童小说《袖珍男孩儿》,这是这部文学作品首次在国内正式出版。至此,凯斯特纳的儿童文学作品全部出齐。出于对汉斯-海诺·埃韦斯教授的尊重,此次出版保留了1999年版前言的原貌。



大概可以称为20世纪最出名的德国儿童小说的作者仍然活着的话，1999年2月23日，他将庆祝他的100周岁的生日。对于埃里希·凯斯特纳的百年诞辰，还会有比同时将他的8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译成中文更好的礼物吗？1999年，德国出版了难以计数的关于凯斯特纳的书籍，举办了许多展览、纪念会、讲座和学术讨论会。人们理应如此，因为每个人毕竟只有一次100周岁！然而，同时将8本新译的儿童文学作品送到中国孩子（和那些已经不再是孩子的人）的手里，这恐怕是所有纪念凯斯特纳的活动中最美好和最重要的。因此，非常感谢明天出版社慷慨赠送的这份生日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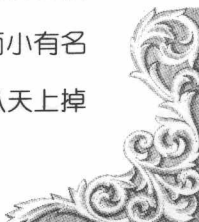
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ästner）是小说家、剧作家、电影脚本和广播剧作家、儿童文学作家。他于1899年2月23日出生在德累斯顿这座当年撒克森王国的首府。他出生于普通人家，父亲是皮革工匠，当年他不得不关闭自己的作坊，去工厂做工赚钱。母亲做一些家庭手工产品，以此增加家庭收入，后来她又在家里开设了一个很小的理发店。埃里希是这个家庭唯一的孩子。母亲自然把儿子变成自己唯一的生活内容：她可以为了儿子做任何事情，因为儿子应该生活得更好，儿子应该出人头地，成名成家。埃里希·凯斯特纳一生与母亲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几乎每天都给对方写信或寄明信片。凯斯特纳上的是8年制公立学校，然后又上了一个教师培训班，1917年应征入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凯斯特纳放弃了教师这个职业，选择了高级文理中学，从而于1919年开始在





莱比锡上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和戏剧史。1925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从在高级文理中学读书时起，凯斯特纳就开始写作并且发表了一些诗歌和短篇小说。在大学里，他积极为报刊写稿，这有助于他在1925年谋得了《新莱比锡报》的一个职位。1927年，他作为剧评家来到德国首都柏林，并且在相当短的时间里，成为魏玛共和国最著名的青年知识分子之一。他最初是作为抒情诗人引起人们注意的。他的诗集有《腰上的心》(1928)、《镜子里的喧闹》(1929)、《一个男人给予答复》(1930)、《椅子之间的歌唱》(1932)，此外他还写了长篇小说《法比安》(1931)。当然，在此期间，他仍然继续为报刊撰稿，尤其是写作戏剧和电影评论。

1929年，他的第一本儿童书在柏林的威廉出版社出版，这部名为《埃米尔擒贼记》(Emil und die Detektive)、由瓦尔特·特里尔画插图的儿童小说立刻轰动世界，遂使凯斯特纳一举成为名扬国内外的儿童文学作家。凯斯特纳后来多次说过，他成为儿童文学作家实际上纯属偶然：有一天，威廉出版社的女出版人问凯斯特纳是否愿意为她写一本儿童书，他当时以年轻人特有的轻率态度慨然允诺。这件轶事并不完全准确。凯斯特纳在莱比锡时曾经为许多报纸撰写过文章，自1926年起，他也为家庭杂志《拜尔大众》撰稿。这个杂志有一个独立的副刊《克劳斯和克拉拉的儿童报》，而它的唯一编辑不是别人，正是埃里希·凯斯特纳！他当时已经积累了三年为孩子们写作的经验，并且以写儿童诗和儿童故事而小有名气，甚至还收到了许多儿童读者的来信。因此，任何大师都不是从天上掉





下来的，即使事后有很多人过于喜欢这么宣称。

凯斯特纳的第一部儿童小说立刻就被搬上了舞台并拍成了电影。凯斯特纳对当时没有让作者本人足够地参与此事感到非常恼火，因此他自己准备更多地投入剧本和电影脚本的写作。在拍摄电影《埃米尔擒贼记》时，担任导演的不是别人，而是大名鼎鼎的比尔·维尔德。人们也许可以说，凯斯特纳在德国儿童文学史、德国儿童戏剧史及德国电影史上均占据了一个相当突出的地位。凯斯特纳很快又开始写他的第二部儿童小说《小不点和安东》（Pünktchen und Anton）。鉴于世界经济危机，这部小说比他的第一部小说具有更强的社会批判效果。该书1931年出版，当年年底就由马克斯·莱因哈特的儿子戈特弗里德·莱因哈特搬上了舞台。翌年，一半幻想、一半超现实的滑稽童话小说《5月35日》（Der 35. Mai）出版。1933年，在纳粹党上台的前夕，《飞翔的教室》（Das fliegende Klassenzimmer）得以出版。此后，凯斯特纳在德国被禁止发表作品。他的书——只有《埃米尔擒贼记》例外——被从书店和图书馆的书架上撤了下来，烧成灰烬。人们可以想象，这对于一个刚刚34岁、正处于他的儿童文学创作第一个高峰的作家意味着什么。凯斯特纳没有流亡国外，而是继续留在柏林，并且试图作为剧作家和电影脚本作家（均以陌生的笔名）维持生计。在此期间，他的作品继续在国外出版，比如在“中立”的瑞士，其中有1935年出版的儿童小说《埃米尔和三个孪生子》（Emil und die drei Zwillinge）。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三帝国”土崩瓦解。此后，凯斯特纳经历了他的第二个重要时期。他曾在慕尼黑《新报》文艺版当主编。1946年至1949年，他主编出版了一份名为《企鹅》的儿童杂志。此外，他还积极为好几家小型歌舞剧场撰写剧本，如《流动舞台》和《小自由剧场》等。在儿童文学方面，1949年是他很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凯斯特纳出版了两部儿童文学作品：《动物会议》和《两个小洛特》。《动物会议》（Die Konferenz der Tiere）是一个政治童话，各国之间应该和平相处是这个童话传达的信息。儿童小说《两个小洛特》（Das doppelte Lottchen）是一个家庭故事，同时也是一出张冠李戴的喜剧，它敦促成年人遏制自己的利己主义思想，从而保证孩子们拥有幸福的童年。《两个小洛特》在出版后的第二年就被拍成了电影。1954年，《飞翔的教室》也被拍成了电影。凯斯特纳的儿童文学作品曾经在西德拥有广泛的读者，根据他的儿童小说改编的剧本和电影在儿童剧场和儿童电影院占据了统治地位。在创作方面，凯斯特纳这时开始进入他的晚期创作——他的晚期创作远远不如早期创作那么有名，那么成功。这一时期他为孩子们改编了许多经典作家的作品和“民间传说”，如《蒂尔·欧伊伦斯皮格》、《席尔德市民》等。1957年，他出版了童年自传《在我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Als ich ein kleiner Junge war）。60年代他还出版了两部儿童小说：《袖珍男孩儿》（Der kleine Mann, 1963）和《袖珍男孩儿和袖珍小姐》（Der kleine Mann und die kleine Miss, 1967）。凯斯特纳





是西德战后的儿童文学之父，他有几个杰出的学生，比如詹姆斯·克吕斯，还有无数并不那么重要、或多或少对他进行盲目模仿的仿效者。凯斯特纳早已成为一位文学名人，自1951年起，他担任德国（西部）笔会主席，1957年获得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毕希纳奖。1960年，他被授予安徒生奖，这是授予儿童文学作家的最高国际奖。为庆祝他的65岁生日，歌德学院举办了凯斯特纳生平创作展览。1974年7月29日，埃里希·凯斯特纳在慕尼黑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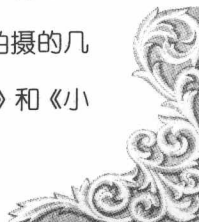
在世界各地，提到德国儿童文学，埃里希·凯斯特纳的名字总是与格林兄弟的名字相提并论，后者出版了著名的《格林童话》（第一版出版于1812年至1815年，第二版出版于1819年）。迄今为止，除凯斯特纳外，没有任何一位20世纪的德国儿童文学作家能够赢得这样的国际声誉。在德国文化圈内部亦是如此：西德的儿童文学、西德的儿童戏剧和西德的儿童电影，至少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完完全全置身于他的魔力之中。为摆脱这种魔力，人们花费了巨大的努力。凯斯特纳也遇到了每一座伟大的文学纪念碑所遇到的情况：人们有时试图轰轰烈烈地将他从基座上推倒。但是，对于一部分60年代末以来的“新”儿童文学，他仍然还是一位教父：他的儿童小说在1970年前后被看做是社会批判现实主义的典范，而社会批判现实主义在50年代和60年代却被人们故意视而不见，但是，人们也正需要以此为起点。失望没过多久就出现了：儿童文学作家凯斯特纳只是在一种非常有限的程度上来说是一个社会批判现实主义者，正像他的





批评者们在30年代初就已经认识到的那样。他确实是一个很优秀的小说家，他知道孩子们，尤其是男孩子们的梦想，比如勇气、友谊、成功。这些梦想可以轻松地变成使人产生疑问的东西，对此，我们今天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凯斯特纳本人则由于他对人的理智和道德的坚定不移的信任，做好了应付一切的准备。然而，唯理主义者和道德主义者凯斯特纳也陷入了一种惹起嫌疑的处境，因为在他宣传的这些价值观念的背后隐藏着一些“次要的道德”——诸如秩序、勤奋、正确等等。它们在人类自由的、现代的、解放的观点的影响下显得异常陈旧。自从70年代后期以来，有许多评论家试图把这位儿童文学作家的纪念碑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拆除。这种过激行动往往是一种巨大失望的表达方式，因为这些批评者中的许多人是由凯斯特纳的儿童书籍伴随着长大的。

纪念碑有的时候也必须推倒毁掉，这似乎已经成为文化传统的不容改变的法则之一。因此也只有一个新的时代才有可能为自己建造一座新的塑像。也许，当我们在德国纪念这位作家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儿童文学终于进入了一种更无忧虑、更为有利的境况。凯斯特纳的儿童文学作品对我们德国来说已经成为历史，而且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我们终于可以自由地面对他的儿童文学作品，让我们等着它向我们揭示新的迄今未被认识的东西吧。这也适合德国的儿童读者，对于他们，凯斯特纳的儿童小说始终还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读物。电影导演们极其引人注目地在最近拍摄的几部电影里自由地处理了凯斯特纳的儿童小说，例如《两个小洛特》和《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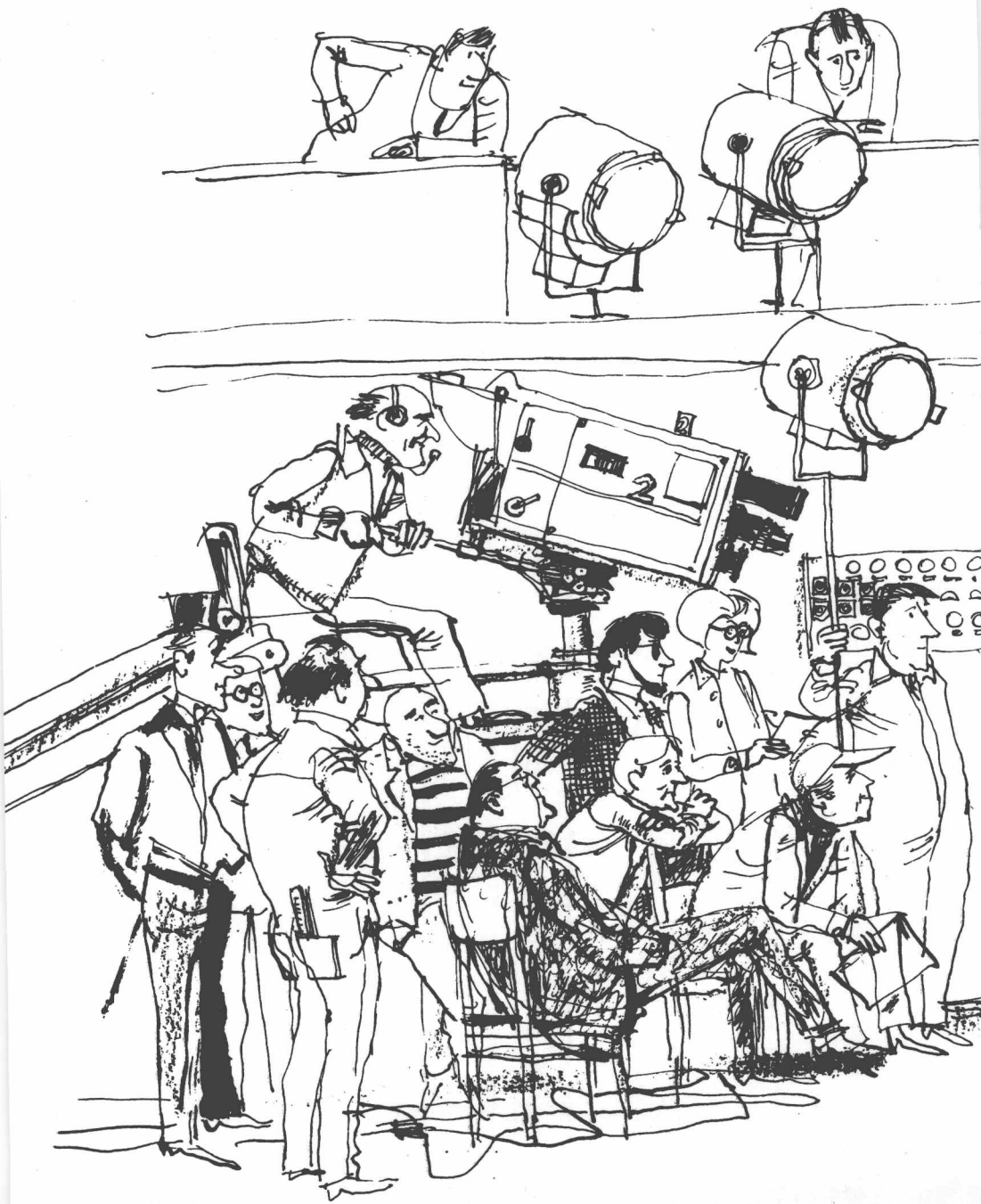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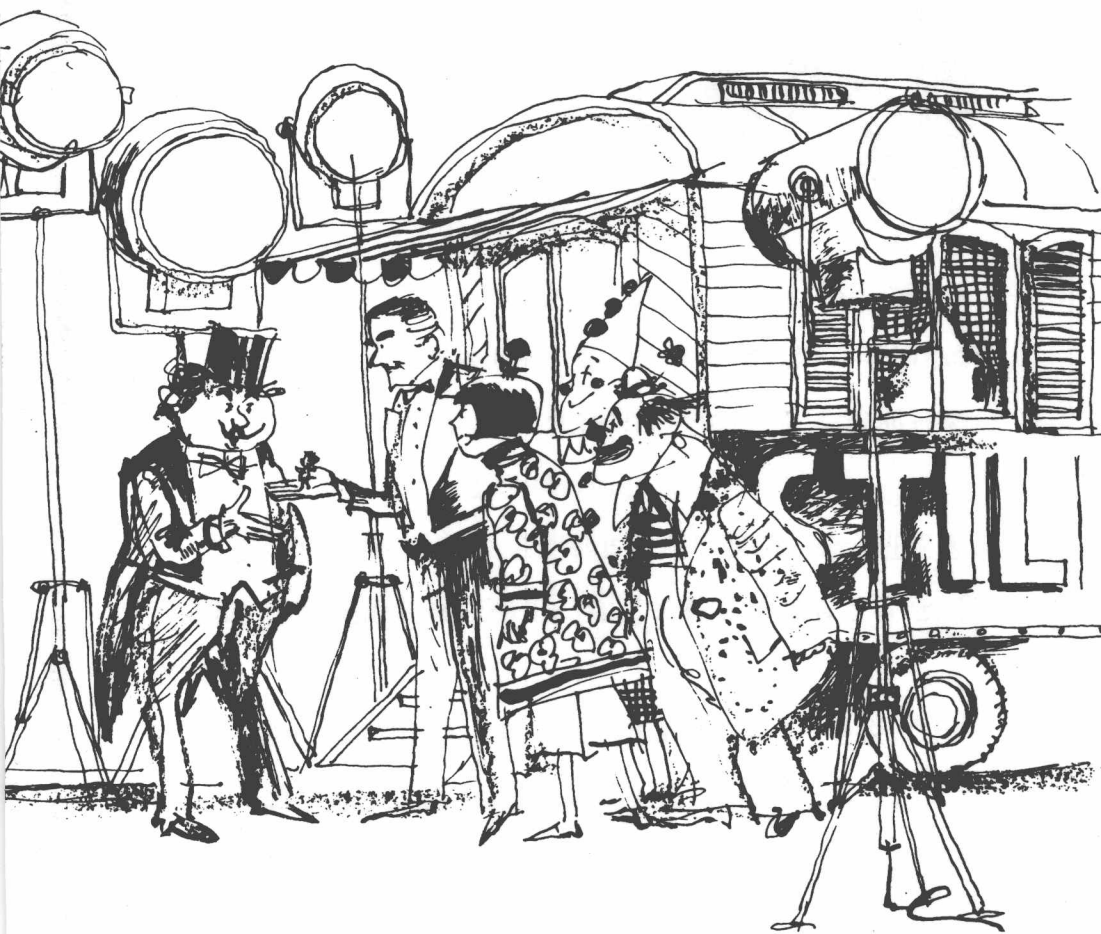
不点和安东》。他们以大胆的、失敬的方式把小说移植到我们当代社会，为它们重新注入了活力。

我们可能毕竟不能像中国的凯斯特纳儿童书籍的读者（儿童和成年人）那么自由，对他们来说，从来就没有过一座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的纪念碑，而只有一种异国文化的见证：陌生，但却充满了魅力。愿中国的读者——无论年长年幼——教会我们这些德国读者再一次用全新的目光看一看凯斯特纳的儿童文学作品。永远都可以用新的完全不同的目光来看待凯斯特纳，这一点已经为以往的历史所证明，这也正是这位德国儿童文学作家之伟大的一个标志。

1999 年写于德国









亲爱的孩子们：

昨天，我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我听见有人按门铃，就去开门。你们知道是谁站在外面吗？是一个住在鸡鸣街17号的小学生，他叫亚哥布·喝特稀。他家住在那栋楼的底层，左边那一家。

“不速之客常来。”他笑嘻嘻地说。

“进来吧，不速之客。”我对他说，然后我们一起走进厨房，因为我们家的电冰箱搁在那儿。“你又长高了。”我看了看他，肯定地说。

“像我们这样的小人儿除了长高还能干什么？”他说，“上一点儿学，做几道作业题，帮亲爱的妈妈买买东西，课外学点儿英语，参加体育兴趣小组，刷牙擦鞋擤鼻涕，剪指甲梳头发，这都





算些什么玩意儿呢？我们还有的是时间呢，可在这世界上，我们用我们的时间干些什么好呢？乖乖地长高就算是最聪明的了。”

“这倒真是的，”我点了点头，“再说，这反正是要做的事儿。不过，长高这事儿呀，老让人肚子饿。来块椒盐大排怎么样？怎么，你现在还不饿？”

亚哥布斜眼瞥了一下那边的电冰箱。接着，他盯着我的眼睛说：“做人要诚实，是不是？来块椒盐大排吧。”

当他把那一整块椒盐大排都吞下去以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味道好极了。”他一边说，一边擦了擦嘴，又用那张餐巾纸把那块骨头包了起来。“如果在回家的路上恰好有一条狗，我就把这骨头送给它。”

“再来一块椒盐大排怎么样？”我对他说，“冰箱里还有一块呢。”

“谢谢，不了，”他说，“我的胃饱了，暂时要关门了。再说，我也不是为了享受才到您这儿来的。我有公务在身，我接受委托要交给您1000个问候，还要吻一下您的鼻尖。”他把大排骨头塞进裤子口袋里，身子在餐椅上来来回回地蹭个不停，好像有





点儿害羞。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您看，我们不吻鼻子行不行？我觉得那没多大意思。”

“我也觉得没多大意思，”我回答他说，“但是，不管吻不吻鼻子，你告诉我，是谁请你送1000个问候给我呀？”

“当然是小马克斯，”亚哥布说，“他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10页邮票那么大的信纸呢！我读了他的信，到现在眼珠子还疼呢。”

“他本来可以请罗莎·杏仁糕在打字机上写信嘛！”

“不行，他不能请她写！”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因为她在床上躺着呢，她生了一个宝宝，是个男孩儿。”

“是吗？”我叫了起来，“那个男孩儿叫什么名字？”

“他现在还什么都不叫。罗莎想叫他丹尼尔，但是约克斯觉得弗地南更好。”亚哥布咯咯地笑了起来，“小马克斯给他们提了一个特好的建议，不过，他们俩又不同意。”

“不会吧。”

“小马克斯说，宝宝的爸爸叫约克斯·冯·波克斯，所以他们的儿子应该叫小约克斯·冯·小波克斯！”





“我早就这么猜来着，”我说，“现在我总算彻底明白了，小马克斯是一头小猪崽。”

亚哥布还在咯咯地笑着。我斜着眼睛瞪着他，并且假装冷冰冰地对他说：“谁再笑，谁就不许喝汽水。”听到我这么说，他才不笑了。

亚哥布在我的书房里一边喝着汽水，一边沿着书架看上面那些书的书名。突然，他站住了，用手一拍脑门，难过地说：“我想起来了！唉，我真老了。”

“干什么事都不能太急，”我提醒他，“至少你可以等到坚信礼（为14岁少年举行的基督教仪式）那时候再变老。”

“我老了，越来越记不住事儿了，”他自顾自地说下去，“你知道，每次我都忘掉些什么吗？总是那些重要的东西！”

“我想，这世界上一定有老小孩儿。”我安慰他说，“不过，我倒真想知道你这次忘了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

亚哥布把杯子里的汽水喝干，把杯子放到窗台上，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就好像要开始唱席勒的《钟声》一样。他说：“小马克斯给我的信上说，您去年答应过，要给我们接着写那个袖珍男孩儿的故事，还有……”

